

偽革命委員會的艱險處境

朱文琳

壹 前言

今年開春以來，毛林集團在大陸各省（區）市的奪權行動，貌似秋風掃落葉的一般，先後在江西、甘肅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北、廣東、江蘇、浙江、吉林、寧夏、湖南、安徽等十二個省（區）市，奪取了權力，成立了所謂三結合的權力機構「革命委員會」。據周匪思來於本年三月二十日，在一次集會中說，預定在五月一日以前，完成其餘八個省區的奪權，并在各該省建立「革命委員會」。

當毛林集團使用軍隊，以坦克、大砲進行「奪權」之後，尤其是在它們改變策略，用實質上是「妥協」的幹部政策，向反毛或中立的匪幹進行誘降之後，毛劉兩派爭權的勝負之數，已非常明顯；至於奪權的速度，我們感到詫異的不是太快，而是太慢。因為在上述的條件下，毛林派應該能按照他們以前的「時間表」，在去年十二月底以前，全面的奪取各省（區）市的權力，其所以遷延至今，並且要改在五月底以前完成奪權者，實由於匪軍軍力有所不逮，反毛派的反抗太強所致。

我們雖然預料毛林將在大陸各省奪得權力，但是我們却不相信他們能掌握權力，其理由：（一）革命委員會是新形式舊內容，劉鄧派的潛力仍大；（二）靠槍桿子和暴力奪權，幹部、羣衆力屈而心未服；（三）急功濫造，革命委員會的基礎並不穩固；（四）「革命羣衆組織」龍蛇混雜，爭權奪利，派性鬥爭日益增大（註一）。因此，我們認爲，毛林集團奪權固難，保權更屬不易，奪權的成功，并不代表文革的勝利，而是另一回合鬥爭的開始（註二）。

三月三十日，「人民日報」、「紅旗雜誌」、「解放軍報」聯合發表社論

，題爲「革命委員會好」。這篇社論，除了介紹「革命委員會」的性質，總結「革命委員會」的經驗，并吹噓它的好處和重要性外，最主要的還是呼籲匪區軍民和匪的幹部愛護與支持「革命委員會」。社論中沉重指出，「革委會」在成長過程中，不可避免的出現缺點和錯誤；對於這種缺點和錯誤，應該善意的批評和幫助，使它不斷地發展而日趨完善。與此同時，要警惕和揭露階級敵人從右的、或從極左的方向來動搖、顛覆「革命委員會」的活動和陰謀。這篇社論的出現，是有原因的。目前大陸各地，不論已成立、或者正在籌設「革委會」的省區，在一股強烈的「翻案風」中，新生的「革命政權」，正遭到顛覆和攻擊。我們雖然還不能用搖搖欲墜的字眼，形容新政權處境的危殆，但是它受到嚴重的威脅，則是不爭的事實，也是毛林集團發表這篇社論的背景。

此間，擬對上述的背景，作一幅概括性的描述。

貳 江西的具體事例

關於顛覆匪偽新生「革命政權」的消息，匪方透露的很多，其中以江西的情況較比具體：今年三月二日到十一日，「宜春專區革命委員會」召開了第一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，偽「江西省革命委員會」主任程匪日清參加了會議。到會的代表，透露出許多驚心動魄的事實。他們說，有一小撮叛徒、特務和死不悔改的階級敵人，正利用派性，製造分裂，挑動內戰，破壞大聯合和三結合，同時還千方百計破壞新生的「革命政權」，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。本年三月廿一日，匪「江西日報」編輯部的文章「萬山紅遍究竟是個什麼組織」中說，江西醫學院內的「萬山紅遍」，是一個幽靈式的地下秘密組

織；這個組織的領導人，是個打着造反旗號，自命爲江西×××的個人野心家。他極力煽動極左思潮，招兵買馬，糾集所謂「第三勢力」，瘋狂的把矛頭指向以毛匪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，指向新生的紅色政權。

「江西日報」破口大罵，這個組織的成員純粹是一些「烏龜王八蛋」，是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。內中的四個核心成員，一個是地主份子，一個是國軍軍官，一個是中國國民黨製藥廠廠長，一個是「翻身團」分隊長。擔任參謀和連絡工作的是×××的老婆，是個大隱賊犯，他們的家便是「萬山紅遍」的會址。「萬山紅遍」發起人之一×××的父親是反革命份子，本人是「翻身團」分隊長，長期對匪黨不滿，一九六五年曾公開攻許毛匪澤東，同時還包庇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過關。江西醫學院某系的講師×××是個早已清查出來的特務，這次也成了「萬山紅遍」的頭目人物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，被安置到「廣播站」，掌握了宣傳辯論大權。此外，重要成員中，還有國軍營長×××，基督教負責人×××，「美蔣特務」的老婆×××，都參加了「萬山紅遍」。

這個組織的組織型態，經過精心策劃，有第一線人物，有第二線人物，有核心，有骨幹，有一般情報員，連絡員和宣傳員。核心裏面有核心，組織外面搞外圍。至於組織的發展，它們抗拒毛匪按行業、按系統，按班級實現「大聯合」的指示，大跨行業組織，并向各地發展組織。他們經常派人到各專區、縣、市搞串連，江西省的重要地點，都設有分支機構。例如萍鄉縣的「萬山紅遍」，安遠縣的「迎春兵」，都是它的分支機構辦的刊物。此外，它們還千里迢迢，四處奔走，和大陸其他省區的「反革命組織」勾結，互相呼應。「江西日報」還說，在省內，這個組織還有後台，大叛徒×××（可能指方志純），曾替他們出謀獻策。另外還有大陰謀家、大野心家、政治扒手的×××，也是它的後台。這個人採用孫行者鑽進肚皮裏的戰術，喬裝打扮，鑽進了省革命委員會，藉合法的地位，搞陰謀，玩手段，煽陰風，點鬼火，向新生的紅色政權，射出一支又一支暗箭，妄圖把水搞渾，竊取革命派的勝利果實。總之，「萬山紅遍」，不是個孤立存在的組織，它上面有黑線，下面也是黑線，連着上面的黑線又長又粗，伸向下面的黑手又廣又遠，人數雖少，門面却很大，擺出一副名叫「萬山紅遍」，實要「萬山黑變」的架子。

「江西日報」說，這個組織的活動，完全採用國民黨特務的活動方法，

說黑話（隱語），搞單線連繫。他們在接頭時，採用人走開窗，人在關窗；窗口放個花盆，人進拿進，人出擺出；忽而換盆紅花，忽而換盆藍花，用暗號來指揮行動。

匪僞「江西省革命委員會」，是「萬山紅遍」鬥爭的主要目標，而江西省「革命羣衆組織」的聯合機構——「江西省大聯合籌備委員會」是它們鬥爭的首要目標。它們採用的策略是和匪黨內部死不悔改的走資派、叛徒、特務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緊密勾結，上護下擁，組織了「反革命的小集團」，利用派性掩護自己，反抗匪僞中央和毛匪，並攻擊僞革命委員會。他們最大的特點是「反革命」的「兩面派」，忽左忽右，忽隱忽現，當面是人，背後是鬼，造謠言，射暗箭，製造是非，顛倒黑白，挑動羣衆鬥羣衆，打着紅旗反紅旗，破壞無產階級專政，妄圖利用「天下大亂」，取代革命委員會。

「萬山紅遍」主要的具體行動是：

（一）打着強化「大聯籌」的旗幟，攻擊與破壞「大聯籌」。一方面口口聲聲，要強化「大聯籌」，成爲新政權的「御林軍」、「別動隊」；另一方面，又提出要健全和發展「江西省革命委員會」，以迷惑人心。

（二）抓住一些表面現象（自然是革委會的缺點），攻擊事情的本質，攻陷一些「缺口」，使匪革委會處境困難。

（三）拉一批打一批，挑撥離間，進行分化。例如把省革委會中的某人說成江西地區的核心，對革委會主任程日清則任意「歪曲」、「污蔑」、「辱罵」和「攻擊」，說程匪乘東風來江西支左，實際上是支了他自己。

（四）挑撥軍民關係，全盤否定了支左部隊在江西「三支」「兩軍」工作中的成績，煽動民衆的鬥爭矛頭指向匪軍。

（五）提出「突出貧下中農」的口號，主張專、縣各級的革命委員會，應該突出下中農。

（六）干擾破壞毛匪的戰略部署。當毛匪親至江西視察，并提出「戰略部署」的論調之後，它們大唱反調，主張「反右傾反到底」。

（七）插手到別地方，別單位的「革命羣衆組織」，拉人馬，立山頭，製造事端，挑起內戰，破壞「大聯合」，妄圖依靠他們所支持的組織，向「革命派」奪權。

（八）在慶祝僞「江西省革命委員會」成立的那天，他們公然組織羣衆，

身穿白衣，參加慶祝大會，同時還指桑罵槐，痛斥「新生的紅色政權」。甚至公然派人蒐集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（指程日清等）的黑材料，瘋狂的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。他們還說什麼，「南昌太平靜了，應該亂一亂，一亂我們就有權了。」

以上是匪「江西日報」上的自供，一般說，已經勾畫出江西人民顛覆偽革委會鬥爭的輪廓，不過對內中的若干關鍵性問題，毛林派宣傳機器，却在顛倒黑白，隱是揚非，必須加以辯正：

(一)「萬山紅遍」的性質問題：雖然「江西日報」用盡了一切毒惡的字句，辱罵「萬山紅遍」，但是江西省的羣衆和幹部乃至偽「革委會」中的一些負責人，仍有人承認它是「老造反派」或「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」。我們的看法，認為承認它是「老造反派」較比合理。根據如此：①「江西日報」也承認它是文革開始時成立的「革命羣衆組織」；②它還是一個很有實力的「革命羣衆組織」，「江西日報」指斥它曾濫用權力，包庇和掩護省內的一小撮走資派「過關」；③它們會把江西醫學院搞成一個針插不進，風吹不入的獨立王國，有權對任何不同立場的組織和個人亂加罪名；④它對促成和建立偽革命委員會，曾出過力，拼過命，因此，也曾有一定地位和發言權。

(二)組織成員的成份問題：「江西日報」說「萬山紅遍」的主要成員，都是「國軍幹部」、「國民黨特務」和「五類份子」。這一點，「江西日報」自己曾經說漏了嘴，否定了它自己的說法：「萬山紅遍」的核心人物，是江西醫學院的副教授、講師、助教，乃至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，這些人有的是老一輩的專家學者，自非軍官、特務所能勝任，小一輩的自然是非共匪竊據大陸後培養的新血（「迎春兵」的焦禮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），自然更與什麼「軍官」、「特務」沾不上關係。至於什麼「翻身團」，本來是共匪自己搞的顛覆國民政府的一套羣衆把戲，又如何能記在國民黨的賬上？

(三)「萬山紅遍」的羣衆基礎：「江西日報」說「萬山紅遍」是「門面大，人數少」的一小撮走資派的「反革命份子」，可是它又說，這個組織在江西省的各重要地區，均設有分支組織，還說他們能够在其他的「革命羣衆組織」中，「拉人馬」「立山頭」，妄圖用他們自己支持的「組織」向革委會「奪權」。最明顯的事實，他們竟敢，竟能在全省慶祝「革委會」成立的大會上，組織羣衆，進行鬥爭。此外，不屬於「萬山紅遍」的羣衆組織，在反

對「革委會」的鬥爭中也有積極表現，例如南昌玻璃工廠於去年十二月初成立廠革委會時，該廠的職工，曾與新成立的革委會展開尖銳複雜的鬥爭。由此可見「萬山紅遍」，在江西省內有深厚的羣衆基礎。

(四)「萬山紅遍」事件是「革命羣衆組織」對毛林集團的叛變：毛林集團利用所謂「革命羣衆組織」造反來清除異己，進行奪權。但是當奪權成功後，則將「革命羣衆組織」棄置一邊，建立軍人專政的獨裁政權。儘管萬里浪（大聯籌負責人）也參加了省革委會，充任副主任，但是這也祇是聊備一格而已。因此，「革命羣衆」滿懷不平和憤懣，與匪軍爭功，向匪軍挑戰，要求奪取新生紅色政權——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。這種行動，無異與毛林集團決裂，向他們宣戰。

基於上述的嚴重情勢，「江西人民廣播電台」對「江西日報」關於「萬山紅遍」的兩篇文章，在按語中大聲疾呼的說，這是關係新生紅色政權的存亡，革命存亡的頭等大事，要求匪區軍民用生命和鮮血捍衛以毛匪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，捍衛廣大的紅色政權，捍衛偽江西省革命委員會。（註三）。接着，偽江西省革命委員會，發動對「萬山紅遍」組織的圍剿，并掀起「三查」的新高潮，用「人民戰爭」的方式來窮追猛打，企圖將它「收拾乾淨」（註四）。三月三十日，偽「江西省革命委員會」，舉行了常務會議。會中通過了號召清除「叛徒」、「特務」和暗藏「反革命」份子的決議（註五）。不過，毛林派的努力，效果不大，不僅是一些工廠的青年工人，工作鬆懈，紀律廢弛，瀰漫無政府主義的散漫風氣，甚至許多新成立的「革委會」也忙於事務，放鬆了「革命的大批判」（註六）。在水電勘测設計院的「三查」運動中，發現該院的反毛份子，竟與我國民政府的敵後工作者聯合一起搞「翻案」活動（註七）。

叁 各省市的情況

前述江西的「萬山紅遍」，是一個攻擊偽「革命委員會」的例子。其他各省類似的情況很多，甚且還要嚴重，祇是匪方未予報導，或報導簡略而已。茲再根據匪方公佈的資料，將大陸若干衝擊偽「革命委員會」的情況，擇要述后：

上海市：據稱：上海市的叛徒、特務、和沒有改造好的頑固的走資派，和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份子，以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名，瘋狂的攻擊匪黨、匪軍和毛林司令部及新生的「紅色政權」，妄想顛覆「革命委員會」，來一個徹底的翻身（註八）。最近，上海的某大學，有人公然替曹荻秋鳴冤叫屈，上海的「反動」組織「赤衛隊」、「紅衛兵」、和「上柴聊司」也想翻案。一些反毛派利用毛派中的某些不堅定的份子，大搞兩面派，分裂偽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」和上海的「革命羣眾組織」工總司。同時，還千方百計破壞偽革命委員會中的核心成員間的關係，革委會與駐軍的關係，革委會和革命羣眾組織間的關係（註九）。反毛派最辣的一着，是利用派性和經濟主義，在農村製造混亂，進行破壞，阻擾基層革命委員會的建立和破壞春耕。偽上海人民廣播電台，也直認有一些「壞人」混進「革命」隊伍，施用更隱蔽、更陰險、更狡猾的手段，向毛派進攻（註十）。

北平市：北平市雖然是所謂「京畿」之地，由毛匪親自坐鎮，可是偽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」的情況仍然不妙，匪方對這個地方的情況報導的很少。可是從「楊成武事件」中，仍然暴露了它面臨的危機。被牽入楊案，已被撤職的偽北京衛戍司令兼偽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」副主任傅匪崇碧，曾經鼓動羣眾，散發攻擊謝匪富治的（偽北京市革委會主任）傳單，并衝擊市革委會。與傅牽連在一起同時被撤換職務的，還有市革委會常委王景瑞（革命職工代表會議核心小組副組長）、周景芳（北京市中等學校紅代會負責人）、丁國鈺（曾任匪駐巴基斯坦大使、匪黨北京市書記）等人。這件事說明偽「北京市革委會」的組織已發生嚴重分裂。

山東省：山東為早期成立「革命委員會」的省區之一。可是山東也是發生攻擊「革委會」最早、最烈的省份之一。

今年一月間，偽「山東省革命委員會」便把鑽進該會的「反革命份子」，該會的常委王路賓（匪黨山東省委常委）、王歷波（匪黨山東省委常委）、莊中一（山東省軍區副參謀長），清出「革委會」之外。據說，該等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兩面派。他們當面擁護新生的「革命政權」——革委會，背後却在網羅黨羽、結黨營私，搞山頭、搞宗派、製造分裂，有計劃、有組織的向毛林、匪軍和「革命委員會」進攻，企圖顛覆偽「革委會」，全盤否定「文化大革命」（註十一）。

偽革命委員會的艱險處境

基層單位的「革委會」，也受到反毛羣眾的攻擊。例如青島供電局的反毛派，乘該局革委會幹部門私的機會，挑動羣眾，顛覆革委會（註十二）。江蘇省：匪偽南京部隊，於三月下旬發出指示，要求所屬部隊大力支持與保衛新成立的革命委會，至於該省的反毛派如何攻擊革委會，却未說明。四月十六日，偽江蘇人民廣播電台稱，蘇州磚瓦廠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，反毛派不甘屈服，派人打入該會，并拉攏羣眾，挑起武鬥，拆「革委會」的台（註十三）。

浙江省：三月廿六日，「浙江日報」的社論說，「階級敵人」打着造反的旗號鑽入或正想鑽入「革命委員會」，進行分裂活動。有些地方，他們利用革命隊伍中某些人的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思潮，攻擊新生的紅色政權——「革命委員會」。有些地方，反毛派煽動左傾機會主義、右傾分裂主義，大刮翻案妖風，力圖為二月逆流翻案，在廣大農村打擊「革命」幹部，挑撥貧下中農的團結，造成貧下中農間的嚴重對立（註十四）。目前，紹興、溫州等地區的反毛派，利用該地革委會甫經成立，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和缺點，煽動羣眾大肆顛覆活動（註十五）。而該省的一些「革命幹部」，消極懈怠，放棄對敵鬥爭，幾個月來，對反毛派不批不鬥（註十六）。

安徽省：三月廿二日「新安微日報」社論稱，派性是破壞「大聯合」、「三結合」的幫兇。目前該省的反毛派利用派性及其他各種手段，攻擊毛林司令部、攻擊匪軍，破壞與顛覆革命委員會。四月廿一日，該報又說，反毛派仍用各種手段繼續搗亂（註十七）。

廣東省：和平縣於二月十九日完成奪權，并成立革命委員會。但是反毛派千方百計企圖顛覆「革命委員會」。反毛派除瘋狂地正面反撲外，還採用狡猾陰險手段，鑽入「革委會」，從內部瓦解它。有些叛徒、特務和頑固不化的走資派，竟秘密策劃，企圖向公社進行反革命奪權（註十八）。

廣西省：四月十一日的「廣西日報」社論說，該省的反毛派，鑽進革命隊伍，製造理論，謠言惑眾，抓住一些支節末流，顛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；或利用宗派主義製造山頭，進行反革命的罪惡活動；或利用羣眾中的壞事，挑撥離間，製造分裂；或濫用革命口號，惡毒攻擊偽「革命委員會」。他們咒罵新生的紅色政權——革命委員會為「黑色的政權」、「偽革會」（註十九）。

湖南省：四月五日「湖南日報」的社論說，自從毛匪親自簽發關於解決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後，階級敵人便改變策略，他們貌似極左，實質是右的面貌，大幹反革命勾當。有人說，右傾翻案風，在湖南只有點苗頭，這是不對的，目前湖南的情況已很嚴重了。反毛派縱縱保守勢力，上竊下聯，八方串聯，製造反革命的翻案輿論，公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央文革，指向匪軍，指向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。有些地方有些單位的走資派又猖獗一時，有些地方犯方向路線錯誤的領導幹部，仍堅持錯誤立場，扶植保守勢力，抓住無產階級隊伍的一些錯誤和缺點，攻擊一點，不計其餘，全盤否定「文化大革命」（註二〇）。湖南株洲紡織廠的職工，受這種思想的侵襲，自由散漫，勞動紀律廢弛。阻礙毛匪指示落實，干擾「大批判」和「抓革命促生產」的執行（註二一）。

四月八日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，該會的成員仍貌合神離，極不團結，對某些政策，仍存很大分歧。

貴州省：以前黨匪第一書記賈啓元為首的反毛派，在千方百計陰謀搗垮偽「革命委員會」。賈派份子苗春亭、陳璞如和社會上的反毛份子聯結一氣，抓住偽革委會的某些錯誤和缺點，無限上綱，攻擊一點，製造出「造反派一年僵、二年臭、三年要埋掉」的口歌。又說什麼「造反派祇能奪權，不能掌權」的「黑話」，他們還詆毀偽「革命委員會」的各種活動說，「看吧！牛鬼蛇神大表演啦！」總之貴州的反毛派在用盡方法，將水攪渾，要顛覆偽革委會，并取而代之（註二二）。

四川省：李井泉和廖志高（前匪黨四川省委第一書記）的死黨，和社會上的反毛派聯合起來，和利用毛派中的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思想，鼓動一些工農羣衆，刮起一股反對「紅十條」、「紅五條」的風潮，大反「新生的色紅政權」——偽四川省革命委會籌備小組，大反由毛林所指派和任命的領導成員張匪國華、梁匪興初、張匪結挺等人（註二三）。反毛派還鼓動青年離開農村，長期逗留城市，并在城市中挑起武鬥，以便把水攪渾，進行反奪權（註二四）。目前，四川各地的武鬥迭起，毛派雖動用軍隊，仍不能有效地維持地方治安。

湖北省：三月廿一日的「湖北日報」社評說，階級敵人喬裝打扮，混入「革命隊伍」，打着紅旗反紅旗。他們一方面從右的方面進行干擾，欺騙和

操縱一些羣衆，與風作浪，妄圖豎旗翻案，實行反革命復辟；另一方面却以極左面目出現，煽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派性，攻擊毛林、匪軍和偽「革命委員會」（註二五）。四月十五日，天門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，反毛派竄入農村，打起發動貧下中農起來鬧革命的旗號，蒙蔽羣衆，煽風點火，製造事端，攻擊偽革命委員會，企圖翻案復辟。後經該縣人民武裝部和駐軍七二四一部隊的協助，毛派才把這場反共的怒火，平熄下去。在這種情勢下，湖北地區的一些匪幹，表現得很消極。他們當中右傾保守思想抬頭，使匪偽機關內部的大批判、「大聯合」運動，無法展開（註二六）。

河南省：三月下旬，在鄭州舉行的「工代會」中透露的消息說，反毛派已鑽入「革命委員會」，企圖瓦解革命隊伍，為二月黑風翻案。他們以反派性為名，抹殺兩條路線鬥爭，明目張胆地把鬥爭矛頭指向以毛匪為首的司令部、匪軍和新生的革命委員會（註二七）。

河南軍區黨委，最近發出指示，要求各軍分區和人民武裝部和駐地匪軍，學習毛匪思想，保衛各級革命委員會。不過這個指示中說，翻案風是由上而下刮起來的。其目的在顛覆革命委員會，實行資本主義復辟（註二八）。

最近，洛陽市曾出現，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反對偽革命委員會的標語（註二九）。

內蒙古自治區：三月卅一日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報導說，反毛派在千方百計搗搖、顛覆偽「革命委員會」。尤其是在全線展開清除烏蘭夫流毒的鬥爭中，由於打到敵人的痛處，反毛派放冷箭、耍陰謀、幕後操縱，力圖搗垮「革命委員會」（註三〇）。

包鋼運輸部，在匪軍的支持下，一次又一次的打退階級敵人的進攻，建立了「革命委員會」。可是，階級敵人不肯失敗，暗裏操縱混進革命造反派內部的壞頭頭，利用資產階級派性，搞山頭、鬧分裂，破壞革命大聯合（註三一）。

甘肅省：甘肅的反毛派，也像其他省區一樣，主要的是偽裝「革命」打入偽「革命委員會」中，企圖使它變色。此外，他們也利用派性，抓勢力，立山頭，煽動無政府主義，分裂工人階級的隊伍，搞亂階級陣線。對農民的工作，也是他們的重點，以經濟主義作手段，破壞工農聯盟，進而煽動農民與毛派對立，用毛匪的「鄉村包圍城市」的戰略，顛覆偽革命委員會（註三二）。

青海省：三月卅日的「青海日報」社論「打倒右傾機會主義，打倒左傾分裂主義」中說，反毛派佔錯了形勢，大刮右傾翻案「黑風」，重搶「革命」的山頭，陰謀東山再起，妄圖恢復他們的舊世界，舊天堂。他們打出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反動思潮，陰謀顛覆各級革命委員會。因此，階級敵人每一動靜，都將矛頭指向毛匪、匪軍和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。（註三三）。

肆 結論

綜合上述資料，使人獲得如左的印象：

一、毛林集團新建立的權力機構——革委會和革委會籌備小組，所受之打擊來自三方面：（一）劉鄧集團的反毛組織和羣衆；（二）以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心的地下組織和羣衆力量；（三）原屬於毛林集團的革命幹部和羣衆組織。這三種力量，迫於形勢，有逐漸合作的趨勢，這種可能的發展，是毛林集團生存的剋星，因此也是它最刻忌、最驚恐的。

二、上述三種反毛力量對偽革委會進行顛覆，前二者乃是必然的事，後者的演成，乃是毛林自取其咎。所謂「革命羣衆組織」與從此種組織中生長的革命幹部，乃是「烏合之衆」，他們之間並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長遠的政治目的。其所以能湊合一起者，一為對現實的不滿，二為眼前的利害。當毛林集團利用革命組織奪權不成，改用軍隊及所謂「革命幹部」奪權掌權時，那些曾被利用作打手的「羣衆」和它的骨幹，便被拋到一邊，不受重視。這樣，自然激起他們對毛林叛變。此外，一些曾被「革命組織」指為「走資派」、「當權派」備受打擊的軍政匪幹（如黃永勝、許世友等），在毛林的寬大爭取下，又變成革命的掌權的核心，這樣，那些飽受欺騙利用的「革命羣衆」們，除了寒心之外，能不胆顛？這一系列交葛一起的利害、矛盾，促成某些「革命羣衆組織」「回戈一擊」，對毛造反。因此，毛林集團硬說他們都是特務、叛徒和走資派，那是鎮壓的藉口。

三、攻擊偽革命委員會的重要戰略，可分為三方面：（一）正面搶攻，屬反毛派從理論、行動上對毛林集團的公開打擊。（二）側背圍攻，其重點在鼓動與運用農民與毛派對立，以鄉村包圍城市，從基層、從經濟上圍困毛匪；（三）掏心戰，毛林集團內部的分裂。這三種戰法中，以最後一種最難防，最有效。已引起毛林集團至大的困擾。

四、偽革命委員會目前的處境，十分困難。連他們自己也不隱諱這事實，其所以還能繼續奪權、掌權者，端靠匪軍支持。此外，某些老幹部與毛妥協，拋頭露面，維持殘局，也是一項重要因素。我們尚不能作如此的判斷，就是說偽革命委員會經不起各方的攻擊即將垮台，但是它的困難處境，絕非短期可以改善的。至於毛林派能否轉危為安，穩定此一新生的政權，這要看林匪能否確實掌握匪軍、毛林集團內部是否不再發生大分裂；此外他們能否抽絲剝繭，穩健地解決和「革命羣衆組織」間的矛盾，也是一個重要關鍵。

註一：見匪情月報十卷十二期十九頁「江西奪權始末」結論。註二：（一）同註一；（二）見匪情月報第十一卷第二期三十七頁「毛林集團在甘肅奪權的分析」。註三：見三月二十一日「江西人民廣播電台」編者按語。註四：見三月二十五日江西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五：見四月五日江西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六：見四月六、七兩日江西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七：見四月三日江西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八：見三月十三、三十日上海市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九：見四月五日、四月十六日上海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：見四月十八、三月二十一上海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一：見三月二十一日、四月八日山東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二：見四月十六山東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三：見四月十六日江蘇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四：見三月二十六、四月一日、四月五日、四月二十一日浙江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五：同註十三。註十六：見三月二十六、二十七浙江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七：見三月二十二日、四月一日、四月二十一日安徽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八：見四月九日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十九：見四月十一、四月十三廣西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〇：見三月二十一日、四月五日湖南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一：見三月二十五日湖南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二：見四月四日、四月十日、四月十六日貴州地方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三：見四月九日、四月十四日四川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四：見三月二日四川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五：見三月二十一日湖北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六：見四月十三日湖北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七：見三月二十七日河南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八：見四月九日河南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二九：見三月二十六日河南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三〇：見三月三十一日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三一：見四月二十四日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三二：見四月九日甘肅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註三三：見三月三十日青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。